

# 网语替身词生成的方式与动因考察

邱庆山，殷思琴

湖北大学，中国

## THE GENERATION METHOD AND MOTIVATION EXAMINATION OF INTERNET SLANG PRONOUNS

*Qingshan Qiu<sup>1</sup>, Siqin Yin<sup>2</sup>*

Hubei University, China

**Abstract:** Internet slang pronouns serve as a unique window to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online language and the observation of popular sentiments. They represent a distinctive approach to comprehending the overall structure and functional systems of language and play a vital role in deepening language vitality.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clarifying the conceptual content of internet slang pronouns and explores five main generation methods and their motivations from various perspectives such as social, cultural, psychological, and cognitive. This contributes to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the reasons behind the popularity of internet slang pronouns and helps comprehend the fascinating mechanisms they bring to online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Keywords:** Internet language; Pronouns; Generation motivations.

**摘要:** 网语替身词是深刻透视网语以观民风的重要而特别的窗口，是全面理解语言结构和功能系统的重要而特别的途径，是深度增强语言活力的重要而特别的源泉。本文在界定网语替身词的概念内涵的基础上，从社会、文化、心理、认知等多角度考察了网语替身词的5种主要生成方式及其生成动因。这有助于透彻理解网语替身词的流行原因，有助于理解其给网络和社会交际带来惊奇和有趣的机制机理。

---

<sup>1</sup> Dr. Qingshan Qiu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Ph.D. supervisor at the School of Literature, Hubei University. Research field: Lexical Semantics. He has led two projects funded by the China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and has published two academic works. E-mail: quiqs313@163.com.

<sup>2</sup> Siqin Yin is a Ph.D. student at the School of Literature, Hubei University. She specializes in linguistics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She is in charge of a key project sponsored by the Center for Language Education and Cooperation of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has published two books. E-mail: yinsiqin@cug.edu.cn.

**关键词：**网络语言；替身词；生成动因

## 1. 网语的价值与本文的研究目的

网络语言（以下简称“网语”）的出现，极大改变了语言和语言学的面貌。网语的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其语言价值，一个是其语言学价值（Shi 2010: 72, 76）。网语的语言价值是基于其交际性质做出的判断，是其“为作为交际系统的语言提供特定的语言成分，形成特定的结构关系，实现特定的功能“这样的交际价值。网语的语言学价值则是按照现代语言学观念基于其学术意义做出的判断，是指“特定语言现象的形成和发展、形式和功能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语言学与非语言学争议，为语言学研究在观点、方法、内容、事实等方面启发了新的思考，产生了新的认识，得出了新的结论，预测出了新的趋势”。一些学者很早就将网语这种功能变体形式看作一种新的社会方言（Qin 2003: Zhang, Wang 2009），其特殊性值得深入关注，这也是网语的语言价值和语言学价值所在。施春宏在判定网语的语言和语言学价值时，核心理念就是网语的特性：特定的语言成分、特定的结构关系、特定的功能、特定的语言现象。正是这些蕴涵特殊性的特性，彰显了网语的社会方言的独特价值。网语为网络交际提供了基本词汇，丰富了日常词语的语义，创新了一些词法形式。更新创造了一些修辞手法，形成了一种新的语体形式和社会方言，促进了语言观和语言学观念的调整，良性影响了语言学研究的视角和方法。

网语中有一类特殊的形式：替身词。网语替身词除了具备一般网语的价值以外，还有其特殊的价值，值得思考。本文将网语替身词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从语音、语义、形体三个方面对当今的网语替身词进行筛选分类并进行详细的描写，旨在全面深入考察网语替身词生成方式蕴涵的社会、文化、心理、认知动因，依据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的基本原理，用网语替身词来深度透视人们的网语生活和社会语言生活，发掘网语和社会生活水乳交融的密切关系。

## 2. 网语替身词的概念内涵

网语中有一种独特的词语生成与运用现象，很受大众欢迎。比如“喜欢”被说成“稀饭”，“family”被说成“伐木累”，“我爱你”被说成“520”，“thank you”被说成“3Q”，“威武霸气”被说成“V587”，“流泪”被说成“TT”，“困了”被说成“ZZZ”……本文称以上语例中的后者“稀饭、伐木累、520、3Q、V587、TT、ZZZ”等为“网语替身词”。这其中有一种网语替身词比较特别，那就是谐音替身词，例如“大虾、美眉、驴友、木油、灰常”等。施春宏指出，这

种谐音词的特色是逆谐，主要构造方式是将错就错的谐音，以及有意识地选择一种能造成逆谐效果的表达，试图造成一种美丽的错误。他进一步认为，这种逆谐式谐音词是网络新词中最有网络特色、最具能产性且极易引起争议的一类词语，所谐之音有普通话的，有方言的，还有外语的。

网语替身词的生成与运用跟语言、社会、文化、心理、认知等密切相关，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一种值得深入研究的现象。经检索相关文献，我们没有发现“网络语言替身词”（网语替身词）提法，但是一些学者提及的网络谐音词和网络通假词，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两种词语之间的这种替代关系，只是名称表述不到位，而且对网络替身词的内涵外延界定不清，一些提法的外延过小，很多仅限于网语谐音替身词。

就网语谐音词的研究来说，陈培（2010）从来源分类将网络谐音流行语分为汉语谐音、外来语谐音、数字谐音和字母谐音四大类；黄兵（2013）分析了不同类别的网络谐音词及其语用功能；朱陈静（2015）进行了网络谐音词的分类，并且对其特征进行了描写，创造性地提出了网络谐音词在文体中的运用特征，认为网络谐音词主要用于非正式的文体，如私人聊天和日常交流，而在公文、商务、科技、政治新闻等正式文体中很少使用。就网语通假词的研究来说，尹戴忠（2007）从网络流行语之通假的分类、特点、流行原因及对待的态度四个方面来论说这一类词。胡青青、李伦（2015）认为这种现象是网语的一种变异现象，这种变异扩展到语音、词汇、语法等各方面，使得网语替身词语呈现了独特的面貌。

总之，网语替身词的已有研究的系统性不强，对其产生的机制尤其是社会文化心理认知方面的动因描写和阐释不够到位，对网语替身词的概念内涵和外延界定不科学，没有较好地发掘出此类词语特有的语言和语言学价值。

在全面考察研究文献和深入分析网语替身词的基础上，笔者认为，网语替身词不限于换字不换音的“通假词”或者音同音近替代的“谐音词”，它是网络流行语的主力军，是为了使语言交际在表义表情上具有幽默、形象、传神等特点而专门利用跟原词语在语音、语义、语形等方面的关联关系从而创造出的一类可以代替原词语的特殊网络词语。简而言之，网语替身词具有以下特点和基本内涵：

网语替身词是网络流行语的主力军，是最有网络特色、最具能产性的网络词语；它在语言和社会生活中最具话题性而且极易引起社会争议；它跟原词语（被替代词语）之间一定有着某种或语音、或语义、或语形的关联关系；它在语言交际的表义表情上颇具特色，“幽默、形象、传神”等是其主要的语用修辞特色，“调侃、自黑、黑人、减压、求新奇、反传统”等是其主要的副语言交际功能（其核心的语言交际功

能仍然是传递信息)；它的生成具有丰富复杂的社会、文化、认知、心理动因，具有极大的语言和语言学价值。

### 3. 网语替身词的五种生成方式及其生成动因

网语中“很多新词新义新表达与网络语言构造的心态和呈现的方式有关”(Shi 2010: 72)。下面，我们全面考察网语替身词的生成方式，并分析其蕴涵的社会文化心理认知动因。

#### 3.1. 谐音式网语替身词

谐音是根据字词的声音相同或者高度相近的特点，利用跟原意原词音同、意形不同的词语来代替原词原意的一种造词方式。谐音有完全谐音和变音谐音两种，前者是指替代词语(括号外的词语)和被替代词语(括号内的词语)之间完全同意，包括声、韵、调都全部相同，例如，带盐(代言)；后者是指替代词语和被替代词语之间不完全同音，有部分变化，但是仍然是高度相似，例如，鸭梨(压力)、油菜花(有才华)、大虾(大侠)、神马(什么)、盆友(朋友)等。

网语或者汉语谐音造词，具备天然独特的语言条件。汉语普通话声母21个，韵母39个，基本音节400多个，如果加上四个声调和轻声的配合，可以调配出1332个音节。面对丰富复杂、变化多端和不断发展中的人类社会，汉语的1332个完整音节显然难以完美表达。解决此种困难的办法就是音节和音节组合构成词语，用更多的词语和无限多的句子来表达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但是，这又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汉语的同音词特别多。存在大量同音词是汉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既是汉语的优点，同时也有交际上的一些困难，但是总体上应该算作汉语的优点。由于汉语音节数量较少，造成了大量同音词，这为汉语的谐音修辞艺术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网语替身词的出现，就是充分利用汉语同音和近音词大量存在的特点，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谐音网语替身词现象。

除语言本身的条件以外，网语替身词的大量产生和流行，跟人们的社会文化心理认知也有密切的关系。网语替身词是对静态语言的抽象性、模糊性的一种反叛，它呈现了人们在语言表达上追求具象化、比喻化、比拟化(拟人、拟物)、视觉化、形象化的认知心理诉求。对语言表达的这种认知心理诉求，其实有着极为深远的文化渊源。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赋比兴”这样的语言表达手段的运用实践，根据《诗集传》，其中的“比”是“以彼物比此物”(Zhu 2011: 6)，就是比喻、比拟之意；“兴”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Zhu 2011: 2)。很显然，这些所谓的修辞手法，其目的就是追求语言表达的具象化、比喻比拟化、视觉化、形象化等效果。例如，网语替身词“鸭梨”就比原词语“压力”更加具象化、比拟化、视觉化、形象化，化解掉

了“压力”的抽象性、无形性，增加增强了语言表达的喜感效果。网语谐音替身词多数都具有这样的表达效果。

### 3.2. 拆字式网语替身词

拆字又称“测字”“破字”“相字”等。古代社会拆字属于玄学，是一种推测吉凶的方式，主要做法是以汉字加减笔画、拆开偏旁、打乱字体结构进行推断。现代社会，拆字成为一种有趣的游戏。网络拆字造词是指利用汉字结构可分可合的特点，把原词语拆开来，用拆分以后的符号来替代原词语进行语言交际。使用拆分开来的字词替代原词语，可以达到诙谐、幽默、反讽、赞美、极度肯定或否定等的语言交际效果。

汉语拆字造词是最能体现汉语汉字特点的文字游戏，具有深厚的语言文字理论和实践。汉字属象形文字，是由笔画和部件构成的，独体的部件一般称为“文”，合体的部件一般称为“字”，一个“独体的文”一般可以拆成几个笔画，一个“合体的字”往往也可以拆成几个字。古人常常用拆字法，来判断人事因果、预言吉凶祸福。现代网语交际中，拆字法可以造成大量的“网语替身词”，例如“口恩（嗯）、女子（好）、尤监尤介（尴尬）”等等。

在汉语的文化语境中，拆字还被广泛用于作诗、填词、撰联，或用于隐语、制谜、酒令等，成为语言交际的重要方式方法。简而言之，汉字结构的这种特点成为汉语交际中拆字造词法高频高效使用的核心驱动力，是网语拆字替身词的语言文字动因所在。

此外，网语拆字替身词的流行，还有社会文化心理认知动因。拆字游戏在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具有极高的社会文化地位。一般来说，识文断字的读书人，位高权重的达官贵人，以退为进走终南捷径的山野高人，往往是拆字游戏的高手，他们不仅利用拆字游戏占卜吉凶，也用来抬高自己的身份地位，为自己的前程提供保障。但是，凡事都有两面性，有时候拆字者稍一疏忽，或者情商不够，没有权衡利弊，那么也会带来灾难。一个广为流传的著名拆字典故就是《三国演义》第72回里记载的曹操和杨修的拆字故事：

曹操手下杨修博闻强记，智慧过人。曹操曾选花园一处，竣工时，操前往视之，不置褒贬，只取笔在门上书一“活”字而去，人皆不晓其意。修曰：门内添“活”字，乃“阔”字也，丞相嫌园门阔耳。于是重筑墙围，改造停当，又请操观之。操大喜，问曰：谁知吾意？左右曰：杨修也。操虽称赞，心甚忌之。又一日，塞北送酥一盒至，操自写“一合酥”三字于盒上，置之案头。修入见之，竟取匙与众分食毕。操问其故，修答曰：盒上明书“一人一口酥”，岂改违丞相之命乎？操虽喜笑，而心恶之。后来，杨修数次因窥知曹操心中之隐秘，犯了操之大忌，终为操所杀。



跬”等等。这种叠加构词的思维，是汉民族、汉语汉字特有的特点，反映了诸多汉民族的认知心理和思维特征，其中“加和思维”就是典型代表。列维·布留尔在其著作《原始思维》中认为：“原始人并无抽象的数概念，因此大抵五、六、七以上的概念只懂得个体的增益，由一连续相加。其后渐有逻辑，懂得计数。”（Gong 2005: 44）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老子在其著作《道德经》中曾经说过：“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都是从无到有，从数的少到数的多，数与数之间有相互延伸的关系。叠体字的这种“加和思维”体现在叠体字的构形和构意上。“构形加和”是指叠体字在构形时往往是通过部件数量的增加来构形，部件数量一般在五部分以内。利用相同的部件可以组成与部件意义不同的叠体字。一个部件能一次、两次、三次或四次重叠来构字，在构形上通过加和，一层一层的进行累加。“构意加和”是指叠体字在构意时往往是通过部件数量的增加来构建意义，利用相同的部件可以组成与部件的意义密切相关的叠体字。比如许慎的《说文解字》中收录有一个口的字、两个口的字、三个口的字和四个口的字，根据许慎的解释可以知道：一个口为一个人所言；一个口加一个口等于两个口，这有可能是一个人说话声音的加大，也可能是两个人一起说，而且很可能会争辩；三个口是指声音很大；四个口即喧哗。根据“口”的叠体字中“口”的数量的多少，可以判断这个字蕴涵的声音的大小、强弱以及说话的声音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弱到强的演变趋势。这就是构意叠体字的“加和思维”特征。网语重叠式替身词，无论在构形和构意上显然也具有这种“加和思维”。

另外，网语重叠式替身词在使用的过程中，由于叠加（加和）的原因，也会引起语义表达和语言交际的“量变”到“质变”。很多时候，是使用网语重叠式替身词，还是使用非重叠式网语替身词，会导致截然不同的语言交际表达效果。可见，重叠的量变可以引起交际的质变。这种量变质变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虞翻·易久家义》提出的：“事大大其绳，事小小其绳。结之多少，随物众寡。”（Gong2005:40）“大小”是“质”的概念，“多少”是“数”的概念，以数核质，计量而知其事也。因此，语言交际的重叠行为中，叠体随着叠体数量的增加会导致量与质的变化。当一个事物无论是在程度量，还是在数量、关系量上达到一定阶段以后，必然会出现一种新的变化，前提条件是这种质的变化必然与量存在一定程度的相关性，因为质的东西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正如《神话思维》（Cassirer 1992: 99）所言：“中国人的思想中，我们也遇到这样的观念：所有质的差别和对立都具有某种空间的‘对应物’，形式不同却演化得极为精妙和准确。万事万物又以某种方式分布在各种基本点之中。每一个点都有特殊的颜色、要素、季节、黄道标志、人类身体的特定器官，一种特定的基本情绪等等。它们与每个点都有特殊的从属关系；借助于这种与空间中某个确定位置的共同关系，一些最具有异质性的要素似乎也彼此发生接触。“任何质的变化必然是与空间中某

个实体的变化相对应，这种变化有加强有减弱，甚至会发生异变而产生新的事物。网语重叠式替身词的交际功能和交际色彩与非叠体词所具有的这种差异，实质上可以看作是量变引起的质变现象。

### 3.4. 缩略别解式网语替身词

缩略别解是指将日常交际系统中已经存在的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双音节词或多音节词语（词组）简缩成一个词，并赋予缩略形成的词语以新的含义。这个缩略而成的词语就是原来的双音节词或者多音节词语（词组）的“缩略别解式网语替身词”。比如“白骨精（白领+骨干+精英）、蛋白质（笨蛋+白痴+神经质）”等等。“缩略别解式网语替身词”，一般有四种“别解”类型：

第一种是褒-贬（戏谑）型，即原词语（词组）是褒义的，缩略以后别解为表达贬义、戏谑义、诙谐义。例如“白领、骨干、精英”都是褒义词，缩略以后的“白骨精”则又有戏谑、诙谐的贬义意味。第二种是贬-褒型，即原词语（词组）是贬义的，缩略以后别解为表达褒义、温馨义。例如“天生蠢材”“呕吐的对象”等都是贬义的词语（词组），但是缩略以后的“天才”、“偶像”则都是温馨、赞美的褒义意味。第三种是贬-中（褒）型，即原词语（词组）是贬义色彩的词语（词组），缩略以后别解为表达中性意义。例如“笨蛋、白痴、神经质”是贬义色彩的词语，但是缩略以后的“蛋白质”则是中性意义的词语，有时候略带褒义。第四种是贬-贬型，即原词语（词组）是贬义的，缩略以后别解为表达贬义。例如“情感之中的白痴”是贬义的，缩略以后的“情痴”仍然带有贬义色彩。

从上述四种类型“褒-贬（戏谑）、贬-褒、贬-中（褒）、贬-贬”可以整体感知到，缩略别解式网语替身词的主要情感倾向是“趋贬”的。如果不把这种“贬义”色彩看成是一种“恶”的话，那么这种“趋贬”的情感倾向其实就是一种“逆谐”修辞。应该说，缩略别解式网语替身词是网语试图取得逆谐效果的极致表达，部分词语已经渗透到了日常交际中，对社会语言生活产生了不那么坏的影响。

实际上，语言的别解或者别解语言，一直都是存在的，有时候甚至是语言活力的源泉。这种现象跟语言的本质有密切关系。语言作为一个符号系统，模糊性是其与生俱来的本质属性之一，而且是基础性的本质属性。语言符号模糊性是语言之弊还是语言之利，关键看语言的使用者如何把握其中的度。语言符号的模糊性，无论是抽象概括导致的模糊性，还是客观事物本身存在的模糊性，还是人的主体认识存在的模糊性，都可能影响使用者对话语的理解存在一个主观性的偏离。无论是主观无意识的偏离还是主观故意的偏离，都跟这个语言符号的模糊性本质属性有关。这种模糊性影响下的、理解上的偏离我们称为“别解”。缩略别解式网语替身词就属于主观故意的偏离性别解。



### 3.5. 赋形式网语替身词

赋形就是赋予人或物以某种形体，也就是模拟形体。网语赋形式替身词是指给原词语赋予一定的形象，模拟出能代表原词语意义的形象符号，并用这种形象符号来替代原词语进行网语交际。比如“<@\_@>”表示“醉”、“+ U”表示“加油”（也有谐音的特征）、“TT”表示“流泪”等等，都是赋形式网语替身词。这些符号词大多象形，而且基本上留在网上，在非网络环境较少使用。赋形的构词方式实际上是网络表达极为普遍的形式，与网语以“目治”为主有关。

语言是人类表达知识的载体之一，但不是唯一的载体。除了语言，还有图形。近年来发展迅速的科学知识图谱（Knowledge Graph）技术，使得知识可视化或知识地图化表达成为可能。这大大消解掉了知识的语言表达的模糊性之弊，语言和图形二者结合，大大改变或者改善了人们的语言交际和知识表达。现在的日常网络聊天交流，已经基本上离不开图形了，不配发表情图或者不附加相关的表情图和其他图形，感觉不像网聊甚至无法进行网聊。网络赋形式替身词的流行，其实就是这个时代的社会文化心理认知的语言反映。

## 4. 结语

赵世举先生（2015: 194）主编的《语言与国家》一书指出，从语言角度看，网语是特殊的人群，在特殊的环境，为了特殊的表达需求，利用特殊的条件而采用的特殊形式。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网语有其特殊的作用和价值。本文考察的网语替身词就具有这些特殊性，也是其主要价值所在。首先，网语替身词的生成具有社会、文化、心理和认知等多方面的动因，是深刻透视网语以观民风的重要而特别的窗口。其次，网语替身词的生成方式关联到语言和语言学价值，是全面理解语言结构和功能系统的重要而特别的途径。第三，网语替身词在语言交际表达上的惊奇和有趣，是深度增强语言活力的重要而特别的源泉。当然，那些在网语替身词生成过程中一味追求新奇，随意对词语进行曲解和拆解，进而以肉麻当有趣的匪夷所思的行为，则会伤害语言交际和语言健康。

## BIBLIOGRAPHY

**Cassirer 1992:** Cassirer, E. (writer), Huang, L., Zhou, Zh. (translator). *Mythical Thought*.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92.

**Chen 2008:** Chen, G. *Cong wangluo yuyan suoluèyu kan wangluo yuyan de houxiandai tezheng*. [A Discussion of the Features and Functions of Postmodern Netspeaks] – In: *Journal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2008(02), pp. 41 – 44.

**Chen 2010:** Chen, P. Wangluo xieyin liuxingyu de shengcheng he lijie jizhi: yi “beiju” wei li. [The Generation and Understanding Mechanism of Network Homophonic Buzzwords: a Case Study of “beiju”] – In: 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vol. 7, 2010(07), pp. 128 – 130.

**Dictionary Editing Section,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2016:** Dictionary Editing Section,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Xiandai hanyu cidian (di 7 ban). [Modern Chinese Dictionary (7<sup>th</sup> editio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

**Gong 2005:** Gong, P. Wenhua fuhaoxue daolun.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semiotic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Hu 2015:** Hu, Q. Wangluo yuyan bianyi xianxiang de zhexue fansi.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on the Variation of Network Language] – In: 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vol.42, 2015(01), pp. 94 – 98.

**Huang 2013:** Huang, B. Wangluo xieyinci de shengcheng fangshi ji yuyong gongneng. [A Study on the Generation of Homophones in Net Language and their Pragmatic Functions] – In: Journal of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Social Sciences), 2013(02), pp. 113 – 117.

**Hui 2006:** Hui, T. Wangluo ciyu gouci tanxi. [An Analysis of the Formation of Network Words] – In: Rhetoric Learning, 2006(02), pp. 71 – 74.

**Liu, Qian 2005:** Liu, X., Qian, Z. Wangluo yuyan: xiandai yu houxiandai de chongtu. [Network language: modern and post-modern conflicts] – In: Journal of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05(03), pp. 49 – 53.

**Qin 2003:** Qin, X. Wangyu he wanghua. [Cyberspeak and cybertalk] – In: Technology Enhanced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2003(06), pp.1 – 6.

**Ren 2013:** Ren, Sh. Wangluo yuyan de xieyin xianxiang. [A Study on the partials in Internet Language] – In: Nanchang University, 2013.

**Shi 2003:** Shi, Ch. Nixie: yizhong shishang biaoda. [Reversal Harmonics: A Fashion Expression] – In: Rhetoric Learning, 2003(02), pp. 34 – 35.

**Shi 2010:** Shi, Ch. Wangluo yuyan de yuyan jiazhi he yuyanxue jiazhi. [Web Language as a Language Variety and the Linguistic Significance] – In: Applied Linguistics, 2010(03), pp. 70 – 80.

**Yin 2007:** Yin, D. Lun wangluo yuyan zhong de tongjia.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ong jia in Cyber Language] – In: 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07(01), pp. 100 – 103.

**Zhang, Wang 2009:** Zhang, W., Wang, H. Wangluo yuyan shi yizhong shehui fangyan. [Network Language is a Social Dialect] – In: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Jinan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 19, 2009(01), pp. 25 – 28.

**Zhao 2015:** Zhao, Sh. Yuyan yu guojia. [Language and country]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Party-founded Reading-material Press, 2015.

**Zhu 2015:** Zhu, Ch. Wangluo xieyinci de fenlei yu yingyong. [A Study of the Classific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Homophones in Net Language] – In: Modern Chinese, 2015(02), pp. 124–126.

**Zhu, Zhao 2011:** (Song Dynasty) Zhu, X., Zhao, Ch. Shi ji zhuan. [An annotated collection of the *Book of Song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1.